



孫內翰北里誌

海論三曲中事



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即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牆一曲卑屑妓所居頗爲二曲輕斥之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初登館閣者多於此竊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寬靜各有三數廳事前後植花卉或有恠石盆池

左右對設小堂垂簾茵榻帷幌之類稱是
諸妓皆私有所指占廳事皆彩版以記諸
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也俗呼為爆炭不知其因應
以難姑息亦妓之衰退者爲之諸女自幼
之故也丐有或傭其下里貧家常有不調之徒潛
爲漁獵亦有良家子爲其家聘之以轉求
厚賂誤陷其中則無以自脫初教之歌令
而責之其賦甚急微涉退怠則鞭朴備至

者咸可就詣如不恡所費則下車水陸備
矣其中諸妓多能談吐頗有知書言語者
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別品流
衡尺人物應對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輟叔
孫之朝致楊秉之惑比常聞蜀妓薛濤之
才辯必謂人過言及覩北里二三子之徒
則薛濤遠有慚德矣予頻隨計吏久寓京
華時亦偷游其中固非興致每思物極則

反疑不能久常欲紀述其事以爲他時談
數顧非暇豫亦竊俟其叨忝耳不謂泥蟠
未伸俄逢喪亂鑿輿巡省嶠函鯨鯢逋窟
山林前志掃地盡矣靜思陳事追念無因
而久罹驚危心力減耗向來聞見不復盡
記聊以編次爲太平遺事云時中和甲辰
歲無爲子序

北里誌目錄

海論三曲中事

天水僊哥

楚兒

鄭舉舉

牙娘

顏令賓

楊妙兒

長妓萊兒
次妓迎兒

次妓永兒
次妓桂兒

王團兒

長妓小潤
次妓小福

次妓福娘

俞洛真

王蘇蘇

王蓮蓮

劉泰娘

張住住

附錄狎遊妓館五事

胡証尚書
裴思謙狀元

鄭光業補袞
鄭合敬先輩

楊汝士尚書

北里不測堪戒二事

故王金吾式
今狐博士高

目錄終

孫內翰北里誌序



唐翰林學士孫祭撰

自大中皇帝好儒術特重科第故其愛壻
鄭詹事再掌春闈上往往微服長安中逢
舉子則狎而與之語時以所聞質於內庭
學士及都尉皆聳然莫知所自故進士自
此尤盛曠古無儔然率多膏梁子弟平進
歲不及三數人由是僕馬豪華宴游崇侈

以同年俊少者爲兩街探花使鼓扇輕浮
仍歲滋甚自歲初等第于甲乙春闈開送
天官氏設春闈宴然後離居矣近年延至
仲夏京中飲妓籍屬教坊凡朝士宴聚須
假諸曹署行牒然後能致於他處惟新進
士設 顧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贈之資
則倍於常數諸妓皆居平康里舉子新及
第進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館殿

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爲之行第率
不在三旬之內諸母亦無夫其未甚衰者
悉爲諸邸將輩主之或私蓄侍寢者亦不

以夫禮待

多有游惰者於三曲中而爲諸
倡所豢養必號爲廟客不知何

謂比見東洛諸妓體裁與諸州飲妓固不

侔矣然其羞乞筋之態勤叅請之儀或未
能去也北里之妓則公卿與舉子其自在
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叅禮大京兆但能

制其昇夫或可駐其去耳諸妓以出里艱
難每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之八日
相牽率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後能出
於里其於他處必因人而游或約人與同
行則爲下婢而納資於假母故保唐寺每
三八日士子極多蓋有期於諸妓也有一
嫗號汴州人也盛有財貨亦育數妓多蓄
衣服器用僦賃於三曲中亦有樂工聚居

其側或呼召之立至每飲率以三醵繼燭
即倍之

天水僊哥

天水僊哥字絳真住於南曲中善談謔能
歌今常爲席糾寬猛得所其姿容亦常常
但蘊籍不惡時賢雅尚之因鼓其聲價耳
故右史鄭休範仁表嘗在席上贈詩曰嚴吹
如何下太清玉肌無奈六銖輕雖知不是

流霞酌願聽雷和瑟一聲劉覃登第年十
六七永寧相國鄴之愛子自廣陵入舉輜
重數十車名馬數十駟時同年鄭竇先輩
扇之鄭竇本吳人或薦裴讚為東床因與
名士相接素無操守粗有詞學乾符
四年裴公致其捷與覃同年因詰事覃以
求維揚幕不慎廉隅猥褻財利又薄其中
饋竟為時輩所棄斥極嗜欲於長安中天水之齒甚
長於覃但聞眾譽天水亦不知其妍醜所
由輩潛與天水計議每令辭以他事重難

其來覃則連增所購終無難色會他日天

水實有所苦不赴召覃殊不知信增緡不

已所由輩又利其所乞且不忠告而終不

至時有戶部府吏李全者戶部煉子也居其里

中能制諸妓覃聞立使召之授以金花銀

榼可二斤許全貪其重賂徑入曲追天水

入兜輿中相與至宴所至則蓬頭垢面涕

泗交下褰簾一覩亟使昇回而所費已百

餘金矣

楚兒

楚兒字潤娘素爲三曲之尤而辯慧徃徃有詩句可稱近以退暮爲萬年捕賊官郭鍛所納置於他所潤娘在娼中狂逸特甚及被拘繫未能悛心鍛主繁務又本居有正室至潤娘館甚稀每有舊識過其所居多於窓牖間相呼或使人詢訊或以巾箋

送遺鍛乃親仁諸裔孫也爲人異常兇忍且毒每知必極笞辱潤娘雖甚痛憤已而殊不少革嘗一日自曲江與鍛行前後相去十數步仝版使鄭光業昌國時爲補袞道與之遇楚兒遂出簾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鍛知之因曳至中衢擊以馬箠其聲甚寃楚觀者如堵光業遙視之甚驚悔且慮其不任矣光業明日特取路過其居偵之

則楚兒已在臨街窓下弄琵琶矣駐馬使
人傳語已持彩箋送光業詩曰應是前生
有宿冤不期今世惡因緣蛾眉欲碎巨靈
掌鷄肋難勝子路拳祗擬嚇人傳鐵券陽分
王有鐵券免死罪今則無矣蓋恐嚇之詞未應教我踏金蓮曲
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數十鞭光業馬
上取筆答之曰大開眼界莫言冤畢世甘
他也是緣無計不煩乾偃蹇有門須是疾

連拳據論當道加嚴箠便合披緇念法蓮
如此興情殊不減始知昨日是蒲鞭光業
性踈縱且無畏憚不拘小節是以敢駐馬
報復仍便送之聞者皆縮頸鍛累主兩赤
邑捕賊故不逞之徒多所效命人皆憚焉

鄭舉舉

鄭舉舉者居曲中亦善令章嘗與絳真互
爲席糾而充博非貌者但負流品巧談諧

亦爲諸朝士所眷常有名賢釀宴辟數妓
舉舉者預焉今左諫王致君調右貂鄭禮
臣穀夕拜孫文府儲小天趙爲山崇皆在
席時禮臣初入內庭矜誇不已致君已下
倦不能對甚減歡情舉舉知之乃下籌指
禮臣曰學士語太多翰林學士雖甚貴甚
美亦在人耳至如李隲劉允承雍章亦嘗
爲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致君已下皆躍

起拜之喜不自勝致禮臣因引滿自飲更
不復有言於是極歡至暮而罷致君已下
各取彩繒遺酬孫龍光爲狀元名倥文府
第爲狀元
在乾符頗惑之與同年侯彰臣潛杜寧臣
五年殊彦崔勛美昭趙延吉光盧文舉擇李茂勳
弟茂藹等數人多在其舍他人或不盡預故
同年盧嗣業訴釀罰錢致詩於狀元曰未
識都知面頰輸復分錢苦心親筆硯得志

助花鈿徒步求秋賦持盃給暮饘力微多

謝病非不奉同年嗣業簡辭之子少有詞藝無操守之譽與同年

非舊知聞多稱力窮不遵醜罰故有此篇曲內妓之頭角者為都知分管諸妓俾追

召勻齊舉舉絳真皆都知也曲中常價一席四環見燭即倍新郎君更倍其數故云

復分錢也今左史劉郊文崇及第年亦惑於舉舉同年宴而舉舉有疾不來其年酒

糾多非舉舉遂令同年李深之邀為海糾坐久覺狀元微西良久乃吟一篇曰南行

忽見李深之手舞如蜚令不疑任爾風流兼蘊藉天生不似鄭都知

牙娘

牙娘居曲中亦流輩翹舉者性輕率惟以

傷人肌膚為事故硤州夏侯表中澤相國

少子離辭年自比員刺硤州不到任及第中甲科皆流品

知聞者宴集尤盛而表中性踈猛不拘言

語或因醉戲之為牙娘批頰傷其面頗甚

翼日期集於師門同年多竊視之表中因

厲聲曰昨日子女牙娘抓破澤顛同年皆

駭然裴公俛首而哂不能舉者久之裴公贊其

年主司今小天趙爲山每因宴席偏眷牙娘
謂之郡君爲山內子予從母妹也甚明悟
爲山頗憚之或親姻中聞爲山屬意牙娘
遂以告其內子他日爲山自外歸內子謂
爲山曰今日顏色甚悅暢定應是見郡君
也爲山愕然久之無言以荅亦終不敢詰
其言之所來

顏令賓

顏令賓居南曲中舉止風流好尚甚雅亦
頗爲時賢所厚事筆硯有詞句見舉人盡
禮祇奉多乞歌詩以爲畱贈五彩箋常滿
箱篋後疾病且甚值春暮景色晴和命侍
女扶坐於砌前顧落花而長嘆數四因索
筆題詩云氣餘三五喘花剩兩三枝話別
一樽酒相邀無後期因教小童曰爲我持
此出宣陽親仁已來逢見新第郎君及舉

人卽呈之云曲中顏家娘子將來扶病奉
候郎君因令其家設酒果以待逡巡至者
數人遂張樂歡飲至暮涕泗交下曰我不
久矣幸各制哀挽以送我初其家必謂求
賻送於諸客甚喜及聞其言頗慊之及卒
將瘞之日得書數篇其母拆視之皆哀挽
詞也母怒擲之於街中曰此豈救我朝夕
也其鄰有喜羗竹劉駝駝聰爽能爲曲子

詞或云嘗私於令賓因取哀詞數篇教挽
柩前同唱之聲甚悲愴是日瘞於青門外
或有措大逢之他日召駝駝使唱駝駝尚
記其四章一曰昨日尋僊子輜車忽在門
人生須到此天道竟難論客至皆連袂誰
來爲鼓盆不堪襟袖上猶印舊眉痕二曰
殘春扶病飲此夕最堪傷夢幻一朝畢風
花幾日狂孤鸞徒照鏡獨燕懶歸梁厚意

那能展含酸奠一觴三日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駿奔皆露膽麈至盡齊眉花墜有開日月沉無出期寧言掩丘後宿草便離離四曰奄忽那如此天桃色正春捧心還動我掩面復何人岱岳誰爲道逝川寧問津臨喪應有主宋玉在西鄰自是盛傳於長安挽者多唱之或詢馳馳曰宋玉在西莫是你否馳馳哂曰大有宋玉在諸子

皆知私於樂工及鄰里之人極以爲耻遞相掩覆絳真因與諸子爭全相謔失言云莫倚居突肆旣而甚有恨色後有與絳真及諸子昵熟者勤問之終不言也

楊妙兒

楊妙兒者居前曲從東第四五家本亦爲名輩後老退爲假母居第最寬潔賓甚翕集長妓曰萊兒字蓬僊貌不甚揚齒不卑

矣但利口巧言詼諧臻妙陳設居止處如
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見者多惑之進士天
水光遠故山北之子年甚富與萊兒殊相懸
而一見溺之終不能捨萊兒亦以光遠聰
悟俊少尤諂附之又以俱善章程愈相知
愛天水未應舉時已相昵狎矣及應舉自
以俊才期於一戰而取萊兒亦謂之萬全
是歲冬大誇於賓客指光遠爲一鳴先輩

及光遠下第京師小子弟自南院徑取道
詣萊兒以快之萊兒正盛飾立於門前以
俟榜小子弟輩馬上念詩以謔之曰盡道
萊兒口可憑一冬誇壻好聲名適來安遠
門前見光遠何曾解一鳴萊兒尚未信應
聲嘲笑曰黃口小兒口沒憑逡巡看取第
三名孝廉持水添瓶子莫向街頭亂碗鳴
其敏捷皆此類也是春萊兒耗耗久不痊

於光遠

京師以宴下第者謂之打毘毘

光遠嘗以長句詩

題萊兒室曰魚鑰獸環斜掩門萋萋芳草
憶王孫醉憑青瑣窺韓壽困擲金梭惱謝
鯤不夜珠光連玉匣辟寒釵影落瑤樽欲
知明惠多情態役盡江淹別後蒐萊兒酬
之曰長者車塵每到門長卿非慕卓王孫
定知羽翼難隨鳳却喜波濤未化鯤嬌別
翠鈿粘去袂醉歌金雀碎殘樽多情多病

年應促早辦名香爲返蒐萊兒亂離前有
闌闌豪家以金帛聘之置於他所人頗思
之不得復覩萊兒以敏妙誘引賓客倍於
諸妓權利甚厚而假母楊氏未嘗優恤萊
兒因大詬假母拂衣而去後假母嘗泣訴
於他賓次妓曰永兒字齊卿婉約於萊兒
無他能今相國蕭司徒邁甚眷之在翰苑
時每知聞間爲之致宴必約定名占之次

妓曰迎兒既乏丰姿又拙戲謔多勁詞以忤賓客次妓曰桂兒最少亦窘於貌但慕萊兒之爲人雅於逢迎

王團兒

王團兒前曲自西第一家也

昨車駕反正朝官多居此

已爲假母有女數人長曰小潤字子美少

時頗籍籍者小天崔垂休

名徹本字似之及第時年二十

變化年溺惑之所費甚廣嘗題記於小潤

